

程爱民 邵怡 卢俊 著



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程爱民 邵怡 卢俊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 程爱民, 邵怡, 卢俊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305 - 06585 - 9

I. 2… II. ①程… ②邵… ③卢… III. 华人—小说—文学研究—美国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82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著 者 程爱民 邵 怡 卢 俊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编辑热线 025 - 83595720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26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585 - 9
定 价 34.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华裔美国文学的普世审美价值与 译介和学术研究的文化积累

——读《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张子清

程爱民教授登门送来他与邵怡和卢俊合著的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①打印稿，希望我代为作序。这使我深感为难，因为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成熟，我对他说，他自己完全可以作序，用不着我“高高在上”地“胡乱评点”。但他的盛情难却，我只好勉为其难。该书针对以往学术研究中注重华裔文学的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华裔小说，不仅探讨华裔小说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贡献，而且努力挖掘华裔小说文本的美学价值，这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也是引起我感兴趣之处，因为在过去，我们常常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研讨华裔美国文学，这似乎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在所引用的许多中外论著之中，我有不少著作还没阅读过，大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之感。尽管无法作出深中肯綮的评论，但作为一个华裔美国文学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乐于参加讨论，提出我的一得之见。

现在全国各高校外文系英语文学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几乎都开设了华裔美国文学课程，学士、硕士和博士以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为题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近年来，每次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收到有关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都占全部论文四分之一，有时甚至有三分之一之多。2007 年 10 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召开“美国文学中的中国”的专题研讨会，其宗旨是全面检视反映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美国文学，例如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杰克·伦敦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庞

^① 关于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国内有两种译法：一种为“华裔美国文学”，另一种为“美国华裔文学”。这两种译法除了个人的倾向和理解有所不同之外，还有研究对象和角度方面的考虑。本人倾向于前者，而该书作者倾向于后者，因此是“美国华裔小说”。特此说明，以免本文的行文引起有关名词的混乱。

德诗歌中的中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描写的中国人等等，但收到有关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大大超过全部论文的二分之一，以至于会议主持者提请与会者注意，这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整个美国文学而不仅仅局限于华裔美国文学中反映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问题，由此可见华裔美国文学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之大。自然地，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在中国也应运而生：在北京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在天津有天津理工大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所；在广州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挂靠单位暨南大学，它把华裔美国文学引进到该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团队的研究范围，等等。对于喜爱和关注华美文学的我们来说，确实是躬逢其盛。

近年来，国内有关华裔美国文学的论著日益增多。有些著作确实存在注重华裔小说的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审美价值的研究。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不是中国过去流行的政治口号式的那种意识形态，而是指关注美国少数族裔曾受到占主流地位的白人的歧视、排挤乃至迫害的种族问题、少数族裔的代沟问题、生计问题或与主流社会如何共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突出地反映在华裔美国小说中，它是华裔美国人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也是迄今为止华裔美国作家^①绕不过去的坎。例如，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美国小说家李培湛（William Poy Lee）2007年冬来访南京，他赠送给笔者他的自传体小说《承诺第八》（The Eighth Promise）。我本来以为这位新世纪初露头角的小说家送给我在新世纪出版的小说必定有崭新的内容，可是它的主题和内容与黄玉雪们或汤亭亭们多年前作品的关注点没有多大的不同。该小说采用了母亲讲故事的第一人称、全知的第三人称和作者本人的第一人称，围绕作者母亲年轻时所在的广东省一个小村子的趣闻奇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在旧金山唐人街所经历住房建筑计划引起的种种情况展开故事。他的书写依然没有脱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常有的“意识形态”。为此，著名华裔美国诗人梁志英（Russell Leong）曾说，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血管里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尽管他们的感知力已经渗透了西方人的思想感情，绝大部分已经西化，但是，他们的皮肤是无法避免的“黄色”，作为黄种人，他们在种族、种族关系和文化等问题的感知力上，毫无疑问地会染上不同程度的“黄色”。如同美国著名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所说，少数民族作家总是像在空中走绳索——在动力上提供了智性的张力和平衡。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时，便会感

^①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华裔美国作家是指出生、成长在美国或幼年跟随父母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不是指用习得语——英语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哈金们。

受到这种微妙地凸现华裔“意识形态”的张力和平衡。

实际上,这是华裔美国作家回避不了的文化政治:既要争取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又要取得主流文化审美价值的认同。即:华裔作家尽量使华裔美国文学场域在与白人主流文学场域和谐共处的同时,求得发展,甚至融会。汤亭亭和任璧莲一再声称自己是美国作家,写的是美国小说,在这方面显示了她们的远见卓识和高明的写作策略。这不是僭越,她们是在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是和移民来北美大陆的白人一样的美国公民。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华裔美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如果要套用这个术语的话。因此,我们首先注重华裔美国文学的这些“意识形态”无可非议,也不可避免,这是华裔美国文学或华裔美国小说本身的“现实”,或者是它所反映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但是,这远远不够,顾名思义,它是文学,我们还应该从审美层面上阐释它,辨析它,把对它的认识提高到关注它的文学品质上来。

众所周知,华裔美国小说常常以自传体小说形式面世。它在行文上,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全能的第三人称,几乎都是突破了传统自传审美期待的自传体小说。这些自传体小说所传达的不是伟人们的奋斗史或成功史,而是记述和描写在社会底层受到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挤的个人或家庭“琐事”或少数族裔的艰难处境。这种另类的文学样式就很难为习惯于传统自传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对此,目光远大见地颇高的华裔美国文学评论家在评价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时,除了论述作品里反映的各色各样的少数族裔“意识形态”之外,为构建华裔美国文学的审美规范(canon)而比主流文学评论家做了不知多少倍的努力。《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一书以西方“伟大”男性自传和少数族裔自传体小说为例,对两者审美标准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和论述,值得一读,^①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发。

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亚/华裔文学审美价值取向而构建的理论依然处于西方文论的边缘,主要原因是亚/华裔美国文学本身还没有进入白人主流批评家的批评视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这是一部流行很广的优秀文学史,尽管主编关注到亚/华裔美国文学,其中一章“亚裔美国文学”的撰写者却是亚裔学者金惠经(Elaine H. Kim)而不是白人评论家。现在研究和阐释亚/华

^① 见本书第七章“中西小说叙事策略的共用”。

裔文学的评论家绝大多数还是亚/华裔学者和把英语作为习得语的华人学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并不需要依靠主要的白人批评家来“指点”或“钦定”，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亚/华裔文学在整个美国文学的格局中毕竟还处于边缘地位，尽管汤亭亭和谭恩美这两个华美作家进入了美国文学的主流。同时也说明，亚/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主流文学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而在审美标准上依然存在着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在多元文化的社会值得提倡。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随着少数族裔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政治地位日益得到提高、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逐渐增多，^①亚/华裔作家与主流作家共同的审美趣味也同时在逐渐增多。华裔美国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实践开始呈现共同经验的趋势。汤亭亭的近作《当诗人》（To Be The Poet, 2002）表明了她的写作已经从单一的华裔视角到普世视角的转换。任璧莲的作品《莫娜在应许的乐土》（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和《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 1999）表明她的视野扩大到通观整个多民族的美国社会生活。梁志英无论在他的小说还是诗歌里，他的感知力触角常常伸向单一的华裔世界之外的宏观世界。白萱华（Mei-mei Berssenbarger）的诗歌触角则常常伸向单一的华裔世界之外的微观世界。施家彰（Arthur Sze）近年来则在诗歌创作中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甚至宇宙的红移现象。这一创作倾向值得我们探讨。

因此，我们在继续关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种族问题的同时，应当关注华裔美国文学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念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即《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所强调的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张敬珏（Kin-Kok Cheung）明确主张“我们在这个领域里不但要关注主题，也要关注风格”；梁志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虽然亚裔美国作家有着各种的种族化经历，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英语、某些艺术形式和体裁，寻找传达思想和信息的新表达方法。他们可能找到适合自己感知力的更普遍的手法，现在也许较少地需要为了辩护自己的来历而经常回复

① 例如，两届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已经由美国黑人担任，而当下美国黑人奥巴马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内阁班子出现了华裔人士：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商务部长骆家辉以及白宫内阁秘书长卢沛宁。另一个例子是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的家庭成员多种族的构成。他和妻子玛丽·凯是白人，他们生养五个子女，依次为：玛丽·安妮、阿比盖尔、伊丽莎白、乔恩三世和威廉，还收养了扬州女孩杨乐意（Gracie Mei）和印度女孩阿莎（Asha Bharati）。2009年8月22日，洪博培在赴任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他的家庭成员时，夸他的养女杨乐意说：“扬州美女，这就是我漂亮的扬州女儿。”作为共和党人，他在“种族问题态度上变得温和”。——见《美新任驻华大使官邸多见中国书画》，载2009年8月27日和28日《扬子晚报》“网罗天下”，B2。

到各自局部的种族经历之中。”他进一步阐明说：“我相信姚强、宋凯西、施家彰、林永得等诗人，无论在自然、性、精神特别是佛教等方面，都使用多层次的滤光镜来处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作品显得具有普遍性，但依然根植于他们作为作家的演变过程。人们越来越发现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在本质上是通过创作过程，通过语言和句法，通过科学、精神、技术、传播媒体连接起来的。”

毫无疑问，在审美层面上，即从普遍的文学品格来研究和评价华裔美国文学，从文学的机质、句法、隐语、艺术风格和个性等方面对它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在已经摆到我们的面前。例如，任璧莲具有黄色人种的华人特有的机智俏皮的风格——金色幽默^①，它既不同于美国白人的黑色幽默，也区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幽默，值得我们鉴赏和总结。由此我们还发现：尽管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审美价值观，但他们的作品存在着获得广泛性和永恒性的一些普世审美价值。为什么荷马、屈原、李白、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歌德、惠特曼和泰戈尔受到世界人民世代代的推崇？除了他们各自高超的艺术才能之外，他们在作品中传达的体验和思想感情是人类所共有的，这才引起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读者共鸣。这就是普世审美价值在起作用。我们的愿景是：华裔美国作家有意识地用普世审美感进行创作（不是刻意回避描写少数族裔生活或反映可能出现的种族矛盾，其实这里也包含了普世审美价值，假如艺术地成功地把握得好的话），华裔美国评论家不忘用普世审美标准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使各国的读者对华裔美国文学有着全面的理解和充分的欣赏。从长远看，唯有这样，华裔美国文学才有可能在美国主流文学领域乃至世界文学之林确立其优秀的文学地位。因此，归根结底，关注华裔美国文学的普世审美价值是需要我们切实认真探讨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华裔美国文学译介和研究中面临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华裔美国作家名字的翻译。可以这么说，有关华裔美国文学的中文译著、中文论文或论著中对准确译名采用的多寡能清楚地表明一个译者或作者在华裔美国文学学术研习中的认识程度和文化积累程度。例如，《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一开头提到的李恩富（Yan Phou Lee），我们开始按发音译为“李延富”，后来经过多方考证，才找到他原来使用的这个中文名字。又如，该论著提到的雷霆超（Louis Chu），我们开始译为路易斯·朱，后来

^① 笔者以为，任璧莲的幽默是中国人也就是黄种人特有的幽默，故称它为金色幽默。

译成雷庭招，但经过查阅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1925—2009）的权威名单之后，最后才找到他确切的中文名字：雷霆超。这是华裔美国作家名字的特殊性——跨文化和双语造成的。如果说我们初期在译介华裔美国作家名字时，可以勉强采用一般音译的办法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翻译者和研究者假若依然套用传统的音译，则是行不通了，尽管当下报刊因为时效性（来不及查证）偶而出现音译的名字，即在名字后面加上括号字样（音译）。假如对华裔美国作家名字作深入的观察，你首先会注意到他们的英语名字一般规律是：美国白人名（例如，William，Jack，Amy，Frank等等）+ 华人家姓（例如，lee，Chin，Wong，Lau等等）。经过进一步考证，你又会发现他们同时拥有表明中国根的汉语名字，例如李健孙、赵健秀、黄玉雪、刘玉珍等等，但是你无法按照英语姓名翻译的通用规则，把他们的英语名字简单地回复到原来的汉语名字上来。他们原来的家姓，你也不能用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规则，把它们翻译出来，因为这些家姓绝大多数是由广东音或客家话音拼写的。即使个别用普通话拼写的名字，不经过仔细打探，也难准确地回复到原来的汉语名字上来。^① 华裔美国作家对保留自己原来的汉语名字很重视。笔者为此在2008年1月份分别对汤亭亭、刘玉珍、施家彰、林永得、陈美玲、李培湛、梁志英等人进行了调查，他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在汉语语境中应该保留父母为他们起的汉语名字。因本文篇幅限制，现在仅举梁志英的答复为例，他说：

你知道，名字揭示许多含义。不管我是否有一个优雅的文人名字还是普通人的世俗名字，只要汉字写的中国名字对我来说都行。最重要的是，我的叔叔给我的弟弟和我起名字，我名叫梁志英，我弟弟名叫梁志明。早期华人移民珍视家庭，给子女起名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只从字面上翻译英文名字是不公正的。我们都上中文学校，在校里，我们用的是中文名字，从不用英文名字。同样，名字帮助我们在华人飞地或华人世界里，或者在华人世界之外，在更大范围的讲英语的世界里，辨别和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例如，如果有一个人大声叫我的名字，通常是我的婶婶。即使我没有看见她的面孔，从她叫我的名字的方式判断，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亲

^① 例如，笔者引用 Zhou Xiao jing 的文章时，曾把她的名字译为周晓竞，可是经过吴冰教授的核实，从清华大学黄清华处得知，她的名字是周肖劲，但她现在坚持用周晓静这个中文名字。用普通话拼写名字的人往往是生长在中国，后来迁居到美国。

戚。因此,名字的意义远超过对个人的命名;名字也“命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界定关系,特别是在多语种的社会,例如在中国之外生活的华人,不管是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欧洲。

拥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名字(汉字写的中国名字和英文写的美国名字——译者),意味着至少连接两个明显不同的世界,也把同一个人与同一个躯体互相连接起来。所以,在心理上,一个名字的意义远远超过如今当作个人身份的标志;随着人的成长,名字对我们与别人关系而言,至关重要,不管是中国名字还是美国名字!或者说,也许两者都重要。

你的“名字”毕竟是人家用来称呼你的,在我这一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只有某些人常常叫我的中文名字,其余的人叫我的英文名字。嗯,这个解释的含义很多——这问题远远超过仅根据英语发音直译英文名字,难道不是么?

可见梁志英对华裔美国人在英语语境里的处境和心态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更有精辟的见解。如此看来,我们现在显然不能简单地按照通常的音译规则翻译他们的名字了。这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准确的文字翻译,还牵涉到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吴冰和王立礼教授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2009)附录“华裔美国作家、学者、海外华人知名人士英中姓名对照表”恰好为华裔美国文学译者和评论者提供了便利。它是在著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麦礼谦先生长期积累的人名译名表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的成果。它因麦礼谦先生今年的不幸逝世而弥足珍贵。

我们在考查华裔美国作家名字时尚且遇到如此重重困难,遑论追溯亚裔作家的名字了。例如,《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提到的假托日本人名字的华裔女作家 Onoto Watanna,我们在她的名字翻译上费了很大劲,但收效甚微。笔者首先向日文专家反复请教,开始译为小野の小町,误导了其他学者,后来发觉有人译为夫野渡名,潘志明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考证性论文,^①还是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始证据,结果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日文在中国比较通行,请教起来还比较方便,即使如此,也不是单凭精通日文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我们涉猎菲律宾裔美国作家、越裔美国作家、朝鲜裔美国作家、印度裔美国作家或甚至缅甸裔美国作家的作品时,

^① 潘志明:《“伊渡名”之辩——关于温妮·弗雷德·伊顿的署名》,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

除了考察他们祖辈的祖国文化、风情感到困难之外，我们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对他们的名字翻译。可以这么说，当下制约我们研究译介和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瓶颈是对亚裔作家名字的翻译。在美国，华裔文学是放在亚洲学研究（Asian Studies）名下的，几乎不单独成立，因此华裔美国作家看到在中国成立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感到希奇。但是，他们想象不到，把亚裔作家的英文名字翻译成中文，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困难！因此，亚/华裔美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发展需要依靠我们大家齐心协力，长期坚持不懈的积累。

2009年8月28日

目 录

华裔美国文学的普世审美价值与译介和学术研究的文化积累

——读《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 张子清

第一章 美国华裔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一节 美国华裔文学概述…………… 1

第二节 美国华裔小说的发展…………… 11

第二章 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探索与传统重建…………… 20

第一节 水仙花：“世界一家人”的理想追求…………… 20

第二节 谭恩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
解读…………… 32

第三节 任璧莲：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新探索…………… 40

第三章 异质文化语境中华裔形象的构建…………… 54

第一节 赵健秀对美国华人刻板印象的解构和华人男子形象的
重塑…………… 54

第二节 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意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 64

附：蝴蝶夫人形象与黄哲伦的文化策略…………… 73

第四章 种族、历史、性别：美国华裔小说中的“身份”主题…………… 81

第一节 地图、照片、梦境：重塑华裔被压制历史的诉求…………… 81

第二节 否认、商讨、杂化：族裔身份追寻的三个阶段…………… 93

第三节 从文化“大我”到文化“小我”的转变…………… 104

第四节 被父权话语压抑的女性自我的觉醒…………… 112

第五章 家园、记忆、乡愁：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家族意识”主题…………… 122

第一节 《中国佬》、《女勇士》与思乡情愫…………… 122

第二节 《接骨师的女儿》中骨的意象与家族历史的发掘	129
第三节 《吃碗茶》、《华女阿五》与家族延续情愫	134
第四节 《华女阿五》与家族荣耀思想	141
 第六章 中西小说结构模式的兼收	145
第一节 章回体叙事结构:《女勇士》、《春月》和《喜福会》	145
第二节 《喜福会》及其麻将式叙事结构	153
第三节 《接骨师的女儿》的嵌套叙事结构	162
第四节 《骨》的点辐射叙事结构	172
 第七章 中西小说叙事策略的共用	178
第一节 族裔自传与华裔自传性叙事	178
第二节 华裔小说中的中国叙事:“说故事”与话本小说	187
第三节 《唐老亚》的后现代叙事	202
第四节 《华女阿五》中的第三人称叙事	211
第五节 “离散”叙事:《天堂树》与《梦娜在希望之乡》	216
 附一 国内外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现状及趋势	248
附二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述评	260
附三 美国华裔作家作品名中英文对照	271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92

第一章 美国华裔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美国华裔文学概述

从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之日起,^①他们就把中国古老的文明、文学和传统文化带到了这个新的国度。如果从 1887 年李恩富 (Yan Phou Lee, 1861—1939?) 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算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被消声、被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今天,美国华裔文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在美国当代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逐步受到关注并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一批美国华裔作家也已杀入或正在杀入美国文学“主流”。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由于美国华裔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美国华裔作家大多具备双重文化身份和视野。他们在整体上是更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受力的群体,他们大多意识到美国华人/华裔的双重文化/民族属性(cultural/national identity)及其“他者”地位。于是他们以考虑自身的存在状态为契机,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物视角关注着华裔群体在中美两种文化碰撞中的生存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表现了他们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融合所寄予的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希望。

粗略地说,美国华裔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

^① 根据有关资料,华人抵美的最早记载是在 1785 年。参见陈依范著:《美国华人》,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年。

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可谓走向繁荣阶段。

与美国黑人文学相比,美国华裔文学(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亚裔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华裔文学起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实为移民文学,形式多为口头文学,如歌谣、故事等。但由于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太少,因此,第一本重要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当推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随后有容闳(Yung Wing, 1828—1912)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该书用自传体方式描写异国风采,以迎合美国人对东方的心理,是早期华人崇尚白人优越论的典型体现。由于历史、文化、出版诸方面的原因,这两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华埠内外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今天的批评家大多认为,真正在美国亚裔/华裔文学开创初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一对中英混血儿姐妹伊迪丝·伊顿(Edith Eaton, 1865—1914)和温妮弗莱德·伊顿(Winnifred Eaton, 1875—1954)的作品。这对姐妹作家虽然生着一副西方人的面孔,但却认同东方文化,姐姐以中国名“水仙花”(Sui Sin Far)为笔名,妹妹以日本名夫野渡名(Onoto Watanabe)为笔名发表作品。尤其是姐姐伊迪丝·伊顿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她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身份,而且以中国名“水仙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文章,这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她创作并发表作品的年代正是美国排华活动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她于1912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太太》(*Mrs. Spring Fragrance*)被认为是早期美国华裔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一般认为,第一部由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以英文撰写的自传是刘裔昌(Pardee Lowe, 1905—?)的《父亲及其光荣年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3,又译《虎父虎子》)。这是早期华裔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描写了父子两代人由于对中美两种文化持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早期华人力图认同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心理和生活历程。

黄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2006)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作品,也是今天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社会和历史的重要文本。黄玉雪

本人也因此书的出版而一夜成名,获得很多荣誉,并被美国国务院邀请赴东南亚诸国做近三个月巡回演讲,以现身说法证明作为华裔在美国取得的成功。该书出版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加州的中学选作文学课本。此书对后来的一些华裔作家(如汤亭亭等)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盟国,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在这段时间对在美华人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美国政府于1943年废除了实行长达61年的《排华法案》之后,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移民高潮。这些移民中也有一批知名作家,如林语堂(Lin Yutang, 1895—1976)、黎锦扬(ChinYang Lee, 1917—)等。前者用英文出版了如《唐人街家庭》(*Chinatown Family*, 1948)等一系列作品,后者出版了《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 1957)等作品。

李金兰(Virginia Lee, 1923—)和宋李瑞芳(Betty Lee Sung, 1924—)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发表了《太明所建之屋》(*The House That Tai Ming Built*, 1963)和《金山》(*Mountain of Gold*, 1967)。这两部作品仍然承袭了刘裔昌的《父亲及其光荣后代》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的传记文学传统,主要描写了华人/华裔在美国的奋斗史、艰辛史或成功史。它们虽不如《华女阿五》影响大,但也是早期屈指可数的美国华裔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两部作品。^②

美国华裔长篇小说产生的时代相对较晚。张粲芳(Diana Chang, 1934—)的《爱的疆界》(*The Frontiers of Love*, 1956)和雷霆超(Louis Chu, 1915—1970)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 1961)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两部长篇作品。

除了以上提及的作家作品之外,还有不少华裔作家在这一阶段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短篇诗文。这些作品与上面提及的长篇作品一样,大多表现了中国早期移民及其后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困惑、艰辛和奋斗。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原因,这些华裔文学作品大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美国在1943年撤销了长达60多年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以及

^① 参见单德兴:“文字女战士:汤亭亭访谈录”,《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

^② 据赵健秀等人统计,在《唉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之前只有10部长篇作品。见该文集前言和绪论。

移民归化法的变化,移居美国的华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大量增加,美国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就直接反映了这一变化。“更广泛的社会平等和种族问题的新理解都有力地促进了亚裔美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部分地是由于当今社会给作家提供了新的信念,同时也由于具备了开拓出较少受到美国主流旨意限制的出版市场的可能性。”^①渐渐地,华裔文学的主题开始从表现受主流社会压迫和歧视的血泪经历转入到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华裔作家们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决自立”的精神。所谓“自决自立”,“就在于要完全从一个亚裔美国人的自身角度来讲述亚裔美国人自己的故事,要把被种族主义破坏或否定了的文化根基重新恢复起来”。^②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华裔文学的兴起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著名华裔文学研究学者林英敏(Amy Ling)在其《黄色之光:亚裔美国艺术的繁荣》一书中这样谈到:“亚裔美国文学终于有了一个名分,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名分鼓励学者们追溯过去,恢复那已被遗忘的记忆。同时它又开创了一种全新意义的生活空间,鼓励当代的作家和艺术家‘唱自己的歌’,这一点恰是美国朝鲜裔作家金溶益(Kim Yong Ik, 1920—1995)提出的。”^③

在学术思想和理论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国内风起云涌,唤醒了在美少数族裔人民对自身权利以及身份的思考意识,也催发了学术界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和兴趣。这股风潮不仅激发了一批在美国出生且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华裔(即所谓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作家的创作冲动,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理论、观点、灵感和空间,促使他们打破华裔作家在美的沉寂,着力表现华/亚裔文学的心声,从而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繁荣。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成了美国华裔文学的转型期和觉醒期,是美国华裔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国华/亚裔文学选集和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问世,受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有的作品很快进入美国文学“主流”,把美国华裔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是几部文学选集,它们是:由加利

① Emory Elliott,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80.

② Elliott,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681.

③ Amy Ling, ed. *Yellow Light: The Flowering of Asian American Ar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